

梦中的鲜花

吴震寰 著

东方出版社

梦中的 鲜花

吴震寰 著

MENGZHONGDEXIANHUA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中的鲜花/吴震寰 著

(水牛车文学丛书)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5

ISBN 7—5060—0617—0

I . 梦…

II . 吴…

III . 现代文学——各体作品综合集

IV . I211

梦中的鲜花

吴震寰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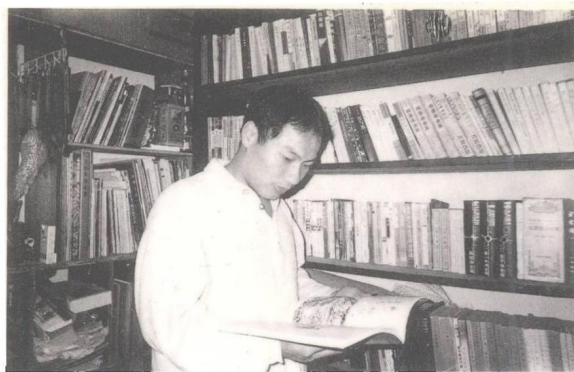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字数:250880 字 印数:1000 册

ISBN7-5060-0671-0/I·14

定价:15.5 元



吴震寰，广东古雷州人，乳毛未干能读古体小说，高中有文章被大学教授当范文，小学却不知二加三等五。

爱好多，摆弄亦多，出过诗集一本，文集一本，油印长诗集半本，书法集一本，书法教学论文一册，举办书法个展两次。人称才子，自知实是傻瓜。

得了一些人的伤害，得了一些人的关爱，活了二十多年。

只想真真切切地活着，并老老实实在地做一些是事情的事情。这是说过多次的话，现在仍是想说的话。

自小心里有梦，现在仍然有梦，没有人知道我梦里有梦没有鲜花。

封面、版式设计：

寄 斋

刘建冬

插页绘画：

寄 斋

美术摄影：

傅 行

作者像摄影：

云 儿

文字处理：

刘建冬

黄敢明

责任编辑：

严 平

MU 目

LU 录

桑浦遗梦

- 爱杀 (1)
- 耗子 (8)
- 红月亮 (38)
- 坐在夜的深处 (51)
- 桑浦遗梦 (70)
- 1994 夏, 印象, 或者黑鸟, 或者玫瑰 (103)
- 金龙卡 (125)
- 简 (133)
- 黑僧 (139)
- 雨中的桑浦山 (170)
- 狗尾草 (183)

梦中的鲜花

- 狮子 (190)
- 寂寞时养过一只猫 (198)
- 旧事 (213)
- 书和书以外的事情 (223)

胡河清之死	(227)
白鸟,或者小说的作法	(232)
梦中的鲜花	(241)
梦中的鲜花	(241)
一个巨大的装鼠铁丝笼子和光线问题	(244)
雅各的故事	(245)
无尽的链条	(248)
梦中残留的片段,告诉了我们什么	(253)
时间机器	(256)

空中的屋宇

黄昏,行走之狮	(259)
ADAM CAST FORTH	(261)
大师	(261)
司芬克斯	(262)
ADAM CAST FORTH	(263)
荒原,行走之狮	(265)
诗人	(266)
刀	(268)
一个堕落女子和上帝的对话	(269)
青春	(272)
存在	(274)
真相	(276)
破裂(一)	(279)
破裂(二)	(283)
空中的屋宇(一)	(285)

空中的屋宇(二)	(287)
金苹果	(290)
美丽故事	(292)
走回昨天	(292)
过程 1: 夏天	(293)
过程 2: 在夜里	(293)
理解一句话	(294)
给维维	(296)
最后狮子	(299)
我从老远地方来	(299)
在路上	(301)
即将发生的事情	(304)
1997 年 12 月纪事	(307)
虎, 虎, 虎	(309)
猫	(311)
标, 或者玫瑰	(314)
1996 年 5 月 10 日的师妹虹	(316)
城	(319)
那天下午谁也没有面孔	(322)

爱 杀

小房间四壁空空，只一面墙上孤伶伶挂着画家的作品，几百年前一个风雨交作的夜晚，声名显赫的画家从四楼他那间豪华的画室走出来，倚在白玉的栏杆上，羽蛇一样的闪电把漆黑的天地裂开，呈现等待已久的神启。一丝微笑便写上他的嘴角，他不露声色地回到室内画了自己最后这幅作品，然后长身一跃，身体在空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就象他所看到的闪电的飞翔，然后在随即响起的雷声中重重地砸到地上。现在这幅画就挂在这面孤零零的墙上，是一幅古典献祭主题油画：一个美丽妇人裸露着半身，她睁得太大的眼睛虔诚而茫然凝视上天，没有任何表情，右手捏一尾毒蛇朝左乳紧按下去，在左乳近乳晕稍下方，毒蛇冰冷的牙齿一定已经深深楔入珍珠色肉体，一滴血溢了出来。

光线半明半暗，通过窗户只能看见园林树木的剪影，在谧秘的夜空下非常突出。过分沉重和漫长无边无际夜晚，在窗户和镜子之间，卡瑟琳不想知道被囚的理由和时间的绝望，囚禁不知从何开始，囚禁其实没有开始。镜子里的另一些影子，千万反影，一边等待一边虚情假意沉思。实际上没有在思考。卡瑟琳把目光从那幅油画转回镜子上，慢慢将沉重水晶杯子移到她半开着的嘴唇，将满杯的酒液灌进去，炙热传遍她冰冷身子。她冷酷地对

着自己笑。

注视太久，便分成许多个人。也可能是镜子质量不好，它并不十分旧就有了斑点。一个斑点呈现一个反影。一些美丽冰冷本质。灵活的臂膀和十指尖尖的双手移动，白色睡袍滑落下来，裸露出白白的胸脯，两只拱拱纯洁小白鸽。她注视着它们，有点儿惊讶，怀疑可能有的飞翔。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假设，她的脸上实际上并没任何表情，在镜中的视线，从一边的乳房，移到另一边。奶头窄小的玫瑰色乳晕，鲜红，逼真，象盈盈欲滴葡萄。左乳靠近乳晕边沿有一醒目兽类记号。

手指小心翼翼升上去，指尖轻轻触了触那记号，她颤抖了一下。睡袍径直滑落下去，轻纱抚过腰部突出部分，仿佛一尾蛇滑过。

卡瑟琳瑟缩了一下，训练有素的耳朵追随逐步临近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响起，缓慢而又沉重，一声一声逐步接近，逐步粗重。

脚步每天同一时间在这所一成不变的风子里到来，走了一层又一层，走过一个个楼梯，越过最后一级，到了橡木旧楼梯的顶端，楼梯在皮靴底咯吱作响。无限长的走廊，光线摇曳不定，无数房间都有相似木门，门心板质地粗糙，多处无法合拢。卡瑟琳清楚地记住每一道裂痕。每天的脚步声正从每一裂隙传来，因为透过太厚的木板而变得扭曲，它们象蛇一样曲折运动的冰冷尖铁。

她抬起脸来，两只明亮的眼睛又移到镜子上。纤长手指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害怕，或者是因为敬意，轻轻地在半透明的左乳皮肤上颤动，终于张开，整个手掌和分开的纤纤五指构成环状罩住这只拱拱欲飞纯洁小白鸽。它费了很大劲才抓了个实在，随着一阵刺骨的疼痛，晕眩随即由左乳渗入所有骨头。

脚步走在空旷的街道上更响亮一点。那双脚越过许多街道

之后，在第十二个街道拐角偶尔停顿了一下，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手里握着一枝玫瑰。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卖花孩子，正在寻觅一个未必有的迟到的顾客吗？暗夜的潮水越涨越高，那孩子轻飘飘在水上荡，画家劝他卖给他最后一枝玫瑰，他愿意付给他要求的任何代价。孩子谧秘地笑笑，问他是否愿意改变主意。改变主意？那人苦笑，如果能改变我就不会来了。那你一定要去吗？是的！那孩子不再说话，再次对他露出谧秘的笑，把玫瑰递给他。画家接过玫瑰时那男孩倏忽不见了，象一溜儿黑暗渗进了暗夜，然后他感觉到内心什么再一次变成鸽子：他一疏忽，又长又大的白羽毛就长出来，在暗夜的黑里展开。他听到拍翼声弄出可怕的响声，远去，消失了。他再一次清楚地承受了那天暗夜接受神启时内心断裂般的疼痛，但他什么也不说。他整理一下上衣皮带上漂亮的蛇形匕首，小心翼翼用他握惯画笔的手反复拭擦匕首锋刃，直到它油光铮亮。匕首刃尖有一记号，正与卡瑟琳左乳靠近乳晕边沿兽类记号一模一样，不过他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他既不知卡瑟琳乳晕的有这样一个记号，也不清楚这记号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弄上去的，他对它爱不释手，一阳光灿烂的正午在旧货市场从一个老妇人手中购得它后一直就把它带在身边。他温柔地摸摸匕首，继续走，感觉双脚逐渐变成另一双脚，在海走上走。

在他第一次见到大海以前很久，还在他出生以前他就梦见过大海。大海，一块一望无际的平面，安安静静，蔚蓝颜色，可以在上面随意奔跑，就象那个男孩一样在夜的潮水上飘，毫无障碍，也不弄湿身体。他同时梦见卡瑟琳和一个孩子在大海上奔跑。他们各自在大海上奔跑，双手象翅一样张开，一直滑到地平线那边，地平线没有向后退。在地平线外，一阵突如其来的风猛击着又高又猛的浪峰，鞭打衣服下的躯体，他们在下一阵狂风中靠近，并猛然认出了对方。谁说这是在梦中？不，这的确是我们。

他抓住卡瑟琳的手，向海底滑去，孩子在前面带路。他拉着她的手在海底走，所到之处，海水温柔地分开，坚刺的珊瑚群在他们走过时都伏倒下来，变得象丝绸一样柔软。他们也睡在倒伏的珊瑚中。她脱下洁白的薄纱，脱下白色鞋子，玫瑰红的花冠，懒洋洋躺在缤纷的珊瑚床上，闭上了眼睛。他凝视着她，慢慢躺下来，紧紧搂住了她。然后他们的灵魂轻飘飘出了窍，两躯壳以最佳的方式紧紧相拥着躺在珊瑚群上。那个孩子把梦中的鲜花洒满他们身上。他们在大海里同鱼们高高兴兴地玩，采撷各色各样的海之花，后来他们坐在调皮的小白鲸背上浮出海面，看到一艘救生船上，一群救生员正在吵吵嚷嚷用人工呼吸器抢救一对溺水的男女。

目击者说，那个少女从家里逃出来，径直走到水里去，面不改色地一直往前走，直到完全淹没在水里，那个男子为了救她也溺了水。另一个目击者说，或者他们是相约来的，但是占据海底世界的森林中了咒语，海草拴住了他们的脚踝，到处悬着有毒的植物，它们在他们头上悄悄地冷笑，长长的藤枝从树干上伸下来抓住他们的腰身、他们的腋窝和他们的手腕。他们拼命挣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些从装饰着巨大海树干的血红的有毒的大花，趁他们张开嘴巴喘息的机会，用暴力强塞进他们的嘴中，使他们窒息。在挣扎中散乱的长发、被撕碎的衣服，像一大堆蛇一样，缠在腰间、手臂和腿上，飘飘忽忽，它们也中了魔法，开始跳起舞来。最后他们安静下来，相搂着躺在珊瑚缤纷的床上，她金色的长发在退潮中像柔软的海藻那样自由自在飘浮，有时则静止不动，成为分散的发卷，随意散落在各处。四肢，嘴巴、眼睛，柔顺地被淹。一切也都安静下来。他们看了一眼那对男女，没有思考目击者说的话。他们又潜入海底。差不多天黑时，他们突然想到躺在救生船上的那对男女正是他们自己的躯体。正当救生员

手忙脚乱，想方设法要使这两具躯体恢复呼吸的时候，她又回到船上，走进身体里面去，指挥着它的脚步走回家去。她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为了答谢救生员们抢救他们费的一番力气。但卡瑟琳回了头没有见到他，他和孩子没有走上岸来。

现在她站在破晓的晨曦中。脚步声穿过整个漫长的夏季之后，在这所一成不变的老房子里，走了一层又一层，走过一个个楼梯，越过最后一级，到了橡木旧楼梯的顶端，楼梯在皮靴底咯吱作响，最后那双脚和全部的声响停在门口。她的脑袋不慌不忙地向右稍微转动了一下，仿佛是画里女人抬头动作的继续，她的大眼睛在镜子里撞见了站在门口画家的双脚。

终于来了。卡瑟琳觉察不出地颤抖了一下，感到胸口一松，空气长驱直入。她既没有眨一下眼睛，也没有叫喊，脸上和身体任何部分也没有抽搐一下。等待得太久了，以至不用回头就可以猜出来是他，只要听见瓷器把手很轻的嘎吱声，铰链十分轻微的转动声，或者只在空气中挪动，就可以觉察出来。她并没有做什么遮掩自己裸体的动作，也没有放开握住乳房的左手。晨光从窗口射进来，洒在她身上，把她全身照得半透明，她身上的汗毛被阳光做成一道金色弧线，在旧橡木铺成的地板上，打成一个白花边光晕，堆砌成环绕着她赤裸双脚的一个松散圆圈，她毫无抵御能力的脆弱的裸体，优美的小腿、长长的大腿和浑圆的屁股，靠近腰的地方的两个上窝，甚至阴唇和它的金黄的细毛，那种美妙绝伦被早晨的阳光推到极致，使每一隙空间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

没有任何细微的动作，整个场景在绝对的静寂中固定住了，只有细细的金色的尘埃在继续轻轻地搅乱逆光的光线。似乎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在她没有涂口红的嘴唇上出现。这微笑似乎是难以开口的，遥远、不稳定、短暂和不重要的秘密的反映，也许

是天真无邪的微笑，也许是同谋者的微笑，没有实在意义的微笑。现在卡瑟琳不再借助那面有锈斑的旧镜子，没有改变姿势，没有挪动她踏在橡木板的脚和握住乳房的手，只把腰部和她脆弱而赤裸的肩膀一转，就将无遮盖的脸庞转向大大开着的门和站在空无一人的过道里的男人。

你来啦。卡瑟琳说。我来啦，画家说，我从那孩子那里给你带来玫瑰花。但是多年前那人和孩子都没有上来。他们又沉默起来，良久，画家说，你答应了我的，不是吗？我知道，但我听到了脚步声。卡瑟琳呆呆地看着画家，她在拼命回忆着那个人、孩子和那一片蔚蓝的大海。她发觉原来自己一直在等待启示，那每天响起脚步声也并不是这个男人带起的。发现原来那天以后自己便不再活过。她嫣然一笑，又一次听到了脚步声如此真切地响起。

听，脚步声！她说。那是我的脚步声呀，我一直向你走来。画家走进房来，他看着卡瑟琳，再次感到什么正从内心折断，他又听到巨大的翼鼓动声音。但他自我安慰或自我辩解般轻声对卡瑟琳说，而且，那孩子给了我玫瑰。你的脚步没有声音，有声音也敲打不了我的心。卡瑟琳像个梦游者一样抬起了头，她的目光触到了画中那个女人，认出那竟是自己的画像。她立即感到左乳下方兽类记号一阵剧痛，她紧紧地捂住了胸口。血蛇一样从她指缝间游出来。她划了个优美弧线，但并不急着躺下地去，象躺上床似的，先有坐的姿势，身子下去时，左手还撑了撑地面，怕弄痛似的，她选了个安静的姿势躺下来，然后摊开，舒展，呈现。白色睡衣被鲜血浸透，衬托在她身下，晨光光线打成分割效果，殉道者的红色背景。

画家长久地跪在卡瑟琳身边，温柔地地理顺她的长发，脱下身上的斗篷盖在她身上，最后他把玫瑰放在她身边，站起来走了，

证扣牌扣车罚款，只得把车又卖了，钱没挣到，倒贴了几千。转辗数月，工作仍是没个着落，无奈何做了搬运工，还靠的父亲厂里相好的同事的情面，而因为挣钱的心切，太过劳动他那本就单薄的身子，半年就落了病，只好在家闲着。这样除了半身瘫痪，卧床五年的我的祖母，患间隙性精神抑郁症的我和打一生下来就是废人的废废，家里就新添了父亲一个病号。

母亲一直就在父亲那个破厂门口卖甘蔗卖水果，生意差时仅仅能得个本回来，好时也不过挣个三二十元，加了父亲下岗发的工资一百五，勉强够我和祖母的日常的药费。

当然正上高中的文文不得不退学回来，起初是帮母亲卖甘蔗水果，但好几次文文的同学上学打这里经过，对文文指指点点，文文回家大哭了一场，死活不去了。后来终于找了份工，给一家私营公司老板当秘书。

文文工作似乎挺不错，她第一次工资就领了九百块，这是连父亲工作最顶峰时候也领不了这多钱。当文文当着惊异而快乐的一家人把这么多钱放在桌子上，那真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她还给全家都买了礼物，祖母是一件黑色厚实的衬衫，父亲和母亲分别是皮鞋和手套，父亲那双皮鞋早破了，母亲因削甘蔗，手时时被划出血。给我的是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废废的礼物最特别，是一只洁白的耗子，它成了废废一刻不离的伙伴。

文文也给自己买了礼物，是一瓶电视上介绍过的香水和一支小小的唇膏。

文文不时能带些钱回家的这段日子，甚至废废和他的耗子都能感到她的光荣感。文文偶尔待在家里时，就同我说她的愿望，她说老板待她非常地好，说他说了要办一个下属公司，让她当经理。那时她就能挣更多的钱回家，她要竭尽全力工作，让家

耗 子

是一个沉闷的夏日周末，光线从一大早起就恍恍惚惚，天空空的显着个歹毒的嘴脸。到得中午，忽然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这当然不能算是好天气，但在我家，却是这三年来显出喜色的第一个日子。这喜色是文文带来的，文文肚子又大了，而这次使文文肚子变大的小伙子据说是愿意同文文结婚的，他是一个卖衣服的个体户，在西头老街并且有一间虽然十分地小但却是他自己的档口。我的生性羸弱的母亲忽然迷信起来，瞒着父亲回家乡的神庙为文文许了许多愿求了好多签，又假装路人顾客或别的她能想到的什么人上小伙子那档口明查暗访了不知多少次。一切似乎都实实在在的，仿佛一伸手就能摸着。这不，今天下午那小伙子就来我家吃饭，让我父母亲相相亲，然后星期一居委上班就同文文登记，然后是择日子结婚。又说我的父亲到时可以到他的店铺帮忙，也好家里得些帮补。我的母亲甚至在前两周就牵虑着家里这般穷，不知到时该到哪里张罗些嫁妆给文文呢。

在水泥厂勤勤恳恳工作的我的老实的父亲，三年前因为经济浪潮的冲击，厂里的生产的迅速下降，大量裁减人员，被迫下了岗，就一直没有找到工做，听说做摩托车搭客能挣钱，就花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买了辆摩托载客，结果是三头两次的被交警扣

证扣牌扣车罚款，只得把车又卖了，钱没挣到，倒贴了几千。转辗数月，工作仍是没个着落，无奈何做了搬运工，还靠的父亲厂里相好的同事的情面，而因为挣钱的心切，太过劳动他那本就单薄的身子，半年就落了病，只好在家闲着。这样除了半身瘫痪，卧床五年的我的祖母，患间隙性精神抑郁症的我和打一生下来就是废人的废废，家里就新添了父亲一个病号。

母亲一直就在父亲那个破厂门口卖甘蔗卖水果，生意差时仅仅能得个本回来，好时也不过挣个三二十元，加了父亲下岗发的工资一百五，勉强够我和祖母的日常的药费。

当然正上高中的文文不得不退学回来，起初是帮母亲卖甘蔗水果，但好几次文文的同学上学打这里经过，对文文指指点点，文文回家大哭了一场，死活不去了。后来终于找了份工，给一家私营公司老板当秘书。

文文工作似乎挺不错，她第一次工资就领了九百块，这是连父亲工作最顶峰时候也领不了这多钱。当文文当着惊异而快乐的一家人把这么多钱放在桌子上，那真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她还给全家都买了礼物，祖母是一件黑色厚实的衬衫，父亲和母亲分别是皮鞋和手套，父亲那双皮鞋早破了，母亲因削甘蔗，手时时被划出血。给我的是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废废的礼物最特别，是一只洁白的耗子，它成了废废一刻不离的伙伴。

文文也给自己买了礼物，是一瓶电视上介绍过的香水和一支小小的唇膏。

文文不时能带些钱回家的这段日子，甚至废废和他的耗子都能感到她的光荣感。文文偶尔待在家里时，就同我说她的愿望，她说老板待她非常地好，说他说了要办一个下属公司，让她当经理。那时她就能挣更多的钱回家，她要竭尽全力工作，让家